



“三个梦”中的国庆记忆

徐建中

武陵人爱做梦。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,我做了“三个梦”,都已成真。今天,在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时候,一种特殊的思绪把我又拉回到70年前。

从军梦

1949年7月29日,常德市刚解放,我们省立四中高中班的同学行进在欢迎四野解放军入城式中,突然看到一个解放军同志高举一本“词典”跑前跑后忙个不停。“他拿的是么家伙,还一闪一亮的?”有人不解地问道。“哈哈!乡巴佬,连这个都不晓得呀?那是照相机,拍的照片第二天要登报哟!”一位中年人骄傲地告诉大家,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我是第一次见到照相机。

四野有一个连队和一个文工团住进我们学校足球场两边的宿舍,我经常看看文工团排练和演出话剧《钢铁战士》、歌剧《刘胡兰》等。我萌发了当解放军的念头。

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,我们高中班几个同学带头报名参军。我参加了空军第一预科总队集训,半年后转入空军第六航空学校本科学习,后调到第二飞行训练团政治处工作。团领导让我学习新闻写作,鼓励我订阅《中国摄影》杂志,我自己买了一台亚西卡135相机。1956年,我的第一篇通讯《谢谢解放军叔叔》和拍摄的第一张照片《给老乡去拜年》,同时在《人民空军》杂志上刊登。我开始在军内外报刊上发表文字报道和新闻照片。

作为湖南人,无论走到哪里,我难忘的还是乡情,难改的还是那一口乡音。我先后找机会回湖南报道过张家界、桃花源桃花节、常德诗墙、长沙湘绣等,还专程去韶山写过通讯《伟人故乡行》……

记者梦

1974年国庆节前,新中国同龄人、空军航空兵24师72团25岁的青年飞行员马晓天被上级党委任命为飞行副团长。为配合国庆报道,我带领报道组多次采访,所写长篇通讯《飞行指挥台上的儿童团》在《空军报》发表后,《解放军报》也整版刊登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时广播,反响强烈,北京军区空军通知马晓天赶赴北京参加了国庆25周年系列观礼活动。现在,马晓天已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、空军司令员。

1980年7月,我走进人民日报社从事新闻工作,在北京度过了30多个国庆节。回忆往事,记忆中1994年的国庆节最有意义,印象也最深刻。这一天,我飞得最高,跑得最远,采访的内容最多,拍了许多独家照片,虽然挺累,但很有收获——

为迎接国庆45周年,报社拟定10月3日编发一个摄影画刊版,主题是“欢歌曼舞度国庆”。作为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摄影记者和摄影画刊编辑,我约了一些照片稿,自己外出抓拍了一些花絮。一天上午,我获得了3条重要信息:一是报社决定派我和其他10名记者采访国庆节晚上天安门广场的联欢活动,二是国航从北京飞往上海的1501次航班上有空中迎国庆的内容,三是北京饭店总经理王泉生将在国庆节为国庆同龄人、职工马振明庆贺生日。这些都是画刊的好内容。于是,我在9月30日前设计好版式,送审的相关照片先制好版,

留出3张横幅照片的位置,便于国庆节这一天自己去采访落实。

国庆节早上8时半,我乘国航班机飞往上海,在空中拍摄了满族优秀机长那宝恩与乘客在客舱里迎国庆的照片;下午返回北京立即赶到北京饭店,拍摄王泉生手持鲜花祝贺员工生日的照片;晚上又赶到天安门广场拍联欢和燃放焰火的照片。当晚,除赶发新闻照片稿外,按原计划选了3张照片,10月2日上午拼版,3日按时见报,一环扣一环。整版共刊用15张照片,这3张照片是最新的,也是独家。真可谓“欢歌曼舞度国庆,紧张劳累心里甜”。这正是当记者的生活乐趣。

一次,我在北京飞深圳的航班上,还空中采访了朱镕基。1992年1月,北京至深圳的航班正式开通,我应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邀请,参加了通航全过程。波音747宽体双通道客机在万米高空飞行,我发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和夫人劳安也在,立即在名片后加上“我是常德人”5个字,递给了朱镕基。他一看就爽朗地笑了,一路用长沙话回答我提出的问题。这真是一次充满乡音和乡情的采访。采访告一段落,歌唱家李谷一用长沙话提议:“副总理同志,今天机会难得,想请您老人家和我们几个湖南老乡合个影,要得嘞?”朱副总理立即回应:“都是湖南老乡呀?要得,要得!”便和夫人站了起来。国航总裁徐伯龄夫人李清之也走了过来,原来,她是上世纪50年代中国民航从湖南招收的第一批空姐中的一员!闪光灯连连闪亮,同行高声喊道:“高空合影,难得,难得啊!”

夕阳梦

我是1994年从人民日报海外版办的退休手续,当时因人手少又返聘了8年。

报社离退休干部局办有新闻培训班和老年大学,还经常组织书法、绘画、摄影展览及文体比赛等活动。我坚持每天上午骑电瓶车去朝阳公园打门球,享受天然氧吧,边晒太阳边补钙,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,动手动脑又动脑,身心都健康;同时仍经常外出交流讲课,拍照片写稿子,紧跟时代不落伍;并在人民网上挂了我从上世纪50年代延续至今的老照片2000多幅、博文330多篇、网友评论2500多篇,访问总数已超过150万人次,我写的《世纪伟人邓小平》《万事第一最可贵》《女飞行员风采》《空中采访朱镕基》《军旗下的友谊——再访空军司令员马晓天》等都有很高的点击率。

我一生圆了“三个梦”,出版了两本画册一本书:《两栖生涯》《两栖生涯三个梦》和《窗外景色》,这是一个空军老战士、人民日报老记者、老共产党员奋斗一生的3份答卷。

喜迎国庆60周年时,我看到我们的报纸连续刊登大阅兵演练的照片,心想假如我还没有退休,还在跑新闻,那我肯定有机会去天安门现场。我老伴也是一个老空军,我们共同琢磨,从家中的南窗口远望,西南方向正是飞行航线之一,国庆节当天上午,我们在窗台上支起三脚架,装上数码相机和长焦镜头,对准西南方向长安街上空,电视机在现场直播,有情有景又有声,不出家门,犹临现场。我们专拍空军队形严整、衔接紧密、威武雄壮飞越天安门上空的100多架战鹰,越拍越高兴,我戏称这是我们在“窗台阅兵”。

(作者系人民日报社原高级记者)

又是一年国庆时

王小卉

那是20年前的第一个国庆长假,我带着未满7岁的姗姗去深圳布吉镇探望珊爸,那是我第一次去向往已久的特区。

我和珊爸约好在火车站出站口会面,却失之交臂。一念之差,我按照信封上的地址,穿过险象环生的马路,到停了许多大巴车的对面准备乘公交车。布吉镇,不就是一个镇吗?我想当然。转了很久才找到去布吉镇的公交车。

出乎意料的是,下了车,走了很长的路,问了许多人,皆无人知晓那家工厂。太阳很大,母女俩流了很多汗。为了分担我的行李,乖巧的姗姗硬要帮我拿水瓶。年幼的孩子,估计实在是拿不动了,自作聪明地将水倒掉。不知道找了多久,累、热、困、渴,一齐袭来,突然有种流浪的狼狽和恐惧。幸亏想到向岗亭民警求助。民警调来一辆巡逻车,给我们送上矿泉水,一边安抚,一边载着我们母女俩四处寻找。深圳的小镇不像家乡那边,实在是比家乡的市区还大,且工厂多如麻。后来还是通过询问摩的司机,才找到了珊爸上班的地方。

2013年国庆节,我们一家三口是在东莞麻涌镇的新居吃的开火饭。小区门口的文化广场,立有著名作家陈残云的雕像,这里是他的小说《香飘四季》的原产地。小镇水系发达,龙舟文化悠久,小镇龙舟队多次在CCTV龙舟争霸赛、中华龙舟大赛甚至在世界性的龙舟赛事上夺冠。最初,水系发达的小镇在东莞经济反而相对落后。现在,麻涌镇却如冉冉升起的新星,一跃进入全市十强乡镇。

2015年国庆,我再次来麻涌镇,珊爸带我去华阳湖散步。我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,那个相貌丑陋、发黑发黄、杂草丛生、灰头土脸的“丑小鸭”,居然蝶变成了美丽的“白天鹅”:8000亩核心区的湿地公园,水清地绿,芳草萋萋。人头攒动,游人如织,成了港澳、深圳、广州、珠海等周边城市的后花园。

做梦也不敢想的是,有一天我居然会跨出国门看世界。我第一次出国门,是2015年和好友一道跟团游新西兰。2016年国庆,我跟着女儿自由去了澳大利亚。到墨尔本,以为会到一个大字墨黑、一个字都不认得的地方,没想到机场有中文,而且只有两种文字:英文和中文。中国的地位明摆在那儿,心里有小小的自豪。过关的队伍很长,如蜗牛爬行。部分白人不用排队,被领向快速通道。我不快地想,这未免有点种族歧视吧。姗姗突然一拍脑门:“澳洲政府上半年宣布持中国护照入境的人士,可以和英国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新西兰等15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公民一样,永久享受快速通道自助通关政策。我们还在傻傻地排队干什么?”快速通关后,回望缓慢移动的蛇形队伍,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骄傲!

2019年的国庆,退休的我选择不远方,不给节假日才有时间出门的上班族添堵。人总是容易忽略家门口的风景:韶山、昭山、乌石、千里湘江第一湾窑湾等,家乡一天一个样,其实不用去远方,家门口就有最美的风景!

电视画面中,天安门花团锦簇,装扮一新。我边欣赏边朝女儿招了招手。女儿跑过来,先是一声“哇噻”,接着是一声“真美”,随后又“哦”了一声,说再过十来天就是国庆,也是她的生日了。

女儿这一说,我想起了1993年的国庆节。那天,我正在办公室加班,妻子打来电话,说她肚子反应有点不一样,是不是要生了。我说应该不是吧,离预产期还有几天呢。过了一会,妻子又打电话来,说肚子一阵一阵地痛,只怕得去医院了。我赶忙跑回去,把她送到了医院。医生看了看,说今天应该不会生,明天也不一定,要我再去就是。我跑回办公室,想着自己就要做父亲了,莫名地抑制不住兴奋和激动,报告也写得流畅更来神。就在我写完报告最后一个字的时候,医生打来电话,要我快点过去,就要生了。当我满头大汗跑到产房门外时,医生满心欢喜地迎着我,恭喜我做爸爸了,又说这孩子性急,就赶着要跟新中国一同过生日呢。我高兴得跳了起来,眼里饱含着泪水,连说真好,真好。

女儿无论走到哪里,都为她能与中国同一天过生日而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。

“过了20多个国庆节了,而最让我难忘的是2016年的那个国庆节。”女儿动情地说着,“那天我去伦敦街头,在广场看到不少中国人挥舞着国旗,高唱着国歌,还有一些外国人也陆续加入到了这个行列。我不由自主地走进了人群,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国歌。广场成了五星红旗和国歌的海洋。也就是那一刻,让我更加坚定了回国的信念。因为我相信我的祖国,我爱我的祖国。”当时,在英国留学的女儿即将毕业,前两天她还跟我视频,说有两家当地公司要她去签约。我知道,她是在试探我,便哈哈一笑,问她还记得那约法两章么?她嘻嘻一笑说记得。出国前,我跟她约法两章:不得找外国人做男朋友,必须回国就业。

女儿回国后事业发展得很好。

“提起国庆节,对我来说,印象最深的要算2013年那个了。”母亲放下月饼,喝了一口茶,“那个国庆节,我头一次到了省城,头一次看了世界,头一次玩了那么多好地方,头一次吃了那么多好东西,后来回到村上一说,好多人羡慕得不得了。”那年国庆节前一天,我把父母接到了长沙。国庆节那天一早,我和妻子领着他们去了橘子洲,下午去了岳麓山,晚上又去了火宫殿。吃着臭豆腐,吃着红烧肉,吃着糖油粑粑,父亲说今天算是饱了眼福,也饱了口福了。妻子说,长沙好吃的,好吃的还多着呢。随后几天,妻子又领着他们去了烈士公园、天心阁、贾谊故居、太平街等地。那天从太平街回来,母亲一进门就满心欢喜地说,这个国庆节过得好。父亲开怀一笑说,那是你赶上了好时代呢。

月饼香甜,月色溶溶。清风徐来,桂花馥郁。女儿说,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,国庆节一定会给我们留下更多的美好记忆。我赞许地点了点头。母亲连连说,那是一定的,一定。



我家三代说国庆

王小卉

长沙城里看游行

舒放

那是1962年10月1日,太阳刚刚出来,我们几个十一二岁的少年从郊区赶着进城,去看长沙市10万人国庆大游行。

游行队伍在体育广场集合,这里是省城最大的室外会场。我们赶到那里时,里里外外人挤人,锣鼓声乐曲声呐喊声闹嚷了天。有人说10时正开始游行,我们连忙向城中奔跑,在五一路人行道的铁护栏边,心满意足地占领了一方小小的地盘。

不一会,就听得锣鼓路那头由远而近掀起了声浪,眨眼间,马路中出现了一面高高飘扬的国旗,它竖立在一辆辆红挂绿的小型货车上。车后有4个健壮的青年抬着一个很大的闪闪发光的国徽,下方有“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三周年”的标语。在高音喇叭播放的《国歌》和《东方

红》歌声中,走来一支举着几百面红旗和彩旗的队伍,接着是工人、农民、军人、学生、干部方阵,他们摇动手中的花束,挥舞彩绸,或高举镰刀斧头、五角星、火炬等道具,每个方阵前都有一人指挥,哨子不停地吹,大家尽情地舞。解放军都荷冲锋枪和步枪,队列横看竖看斜看都成一条线,肯定操练过几百上千次。游行队伍边走边舞,宛若五颜六色的走马灯在眼前穿过。

最耐看的是彩车。20多辆大卡车被各式各样的木板造型包裹得严严实实,司机只能在前面预留的空间里观察前方的路况。它们按游行人员的类别分别出现在队伍中:工人的载着炼钢炉模型,车两边站着手握钢钎的工人;农民的则是巨大的稻穗画板,周围还有真正的稻穗作装饰;科技车上有一个高塔,顶上有闪亮耀眼的钢筋原子能模型;文艺车上有许多戏剧人

物唱着戏,大家就跟着喇叭吼起流行唱段。每辆彩车上都悬挂大型图表,写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省工业、农业和其他方面国民经济情况,对比困难时期的前几年,这年产值、利润等数据的呼啸。我们乘兴捡起几束鲜花,排成横队纵步行走,也唱起“我们走在大路上,意气风发,斗志昂扬。毛主席指引革命的队伍,披荆斩棘向前方”,觉得自己也加入了游行队伍……

太阳已过头顶,我们目送最后的方阵唱着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远去,就步行回家。顺道走进空旷的体育广场,似乎又听到几个钟头前人山人海地呼啸。我们乘兴捡起几束鲜花,排成横队纵步行走,也唱起“我们走在大路上,意气风发,斗志昂扬。毛主席指引革命的队伍,披荆斩棘向前方”,觉得自己也加入了游行队伍……

国庆节的结婚登记

马从春

金秋来临,举国喜气洋洋。每年的国庆节,天气凉爽宜人,又逢法定长假,因而这一天也成了结婚的好日子。每当看到有人在国庆节举行婚礼,我就会想起我和爱人国庆节“抢婚”的那段有趣而难忘的经历。

2008年的秋天,我和女友计划结束6年的爱情长跑,走进婚姻的殿堂。我俩是单位的同事,那时候刚从一所学院里一起进修回来。2年的进修生活,让我们相依相守,感情达到成熟,便商量着结婚。

按家乡的规矩,我们先一道回家,在老家办了酒席婚礼。父母杀了一头大肥猪,邀请四里八乡的亲朋来喝喜酒,乡村唢呐班子一路吹吹打打,风风光光地把妻子送进了我家。婚礼完毕,轮到登记办证了。我和爱人寻思着,国庆节是一个好日子,选择这一天登记结婚,将来每逢此日便一节双庆,意义非同寻常。

10月1日一大早,我们兴高采烈地来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。本以为自己来得很早,到那儿一看,才发现里面早已是人山人海。这才知道,原来大家都想到一块儿了,看来今天要“抢婚”一番了。

咨询处的一位大姐告诉我们,今天是国庆的好日子,许多年轻人来登记,尽管民政局已经抽调人手加班加点,但是由于人数实在太多,所以仍不能保证我们今天顺利登记领证。我看了看,整个大厅里黑压压一片,有相依相偎的年轻恋人,有手拉手的中年男女,甚至还有彼此搀扶着的老伴伴侣。爱人说,要不,咱们明天再来吧。我挥挥手,坚定地说,不,我们一块儿“抢”吧!

我们先在附近的照相馆拍了结婚证件照片,然后手拿材料加入到长龙般的队伍中,排起队来。从早晨等到中午,长长的队伍只前进了一小半。午饭时间爱人对我说,你出去外面吃饭,我在这儿排队,完了再来换我。看看周围,很多夫妻也采用这个办法,有的干脆现场吃起了泡面。

天快要黑时,终于轮到我了。办事员业务很熟,简单询问后,一项项检查材料,不一会儿就发了结婚证。

我和爱人每人拿着一本结婚证,望着上面红彤彤的公章和两个人紧紧依偎的结婚照,手挽起手,幸福地笑了。